

妹
妹



妹 妹

武者小路實篤著

周白棣譯

徐卓杲校

海中華書局出版



西洋立百樂與詩歌

王光祈著 一冊 五角

本書分上中下三編。上編敘述『西洋音樂與詩歌的因緣』，中編介紹『西洋詩歌音樂十二名家』的生平及其作品，下編詳述『西洋詩歌樂譜的解析』，文字優美，趣味濃厚，中編有德文譯詩十篇，尤為現代譯詩界難得之作。

中 華 書 局 發 行

原書小引

妹妹（原名其の妹）以大正四年春掲載於白樺雜誌，可目爲氏之代表作，又可目爲白樺派藝術之代表作。作者向樹人道主義的藝術之旗幟而據有文壇，在文壇思想壇打開空前之新生面，這種功績誰也不能否認。此劇表出作者獨到之新境地，并且指明了自然主義以後新藝術應走的路徑，故此劇實爲創造時代的作品。再全篇貫以純真的人道主義的熱情，又運之以自然主義藝術所求之不得的銳敏的心理描寫，益發顯示了作者之精妙而又強烈的劇本藝術，故雖對氏之藝術懷有敵意抱着反感的人們，對此亦常爲之壓倒，而同樣發嘆美之聲。這樣，還不足稱爲藝術界有數名作嗎？

譯者贅言

我們請田漢先生教授日文，是數年前的事。教半年，田先生就進而教我們這本書。田先生那時說，近代日本文藝界以武者小路實篤之影響爲最大，而此劇之藝術價值，在日本批評界，且遠在一個青年的夢之上。我們那時每日請田先生教，田先生的教授是非常精進的，故不及三月而全書教畢。我則因田先生教授的勇猛，二則因原書藝術的動人，故三月如一日：每日到班聽講，退班細讀，曾無一次缺課，亦無一日間斷。教授完畢，自己常常溫讀，自頭至尾，迴環諷誦者前後不下三數遍。我有時引吭朗誦，低頭微吟，往往爲廣次而下淚，爲靜子而啜泣，唉，文藝之感人蓋如此！溫讀既久，暇時復稍稍逐譯之，其後則每日譯之，乃竟閱兩月而譯竟。我本想請田先生校閱一遍，後因田先生一

離滬，所以未果。今年夏，自己重整舊稿，修改一過，乃交本局付印。戴懋哉先生爲鄭重起見，特請徐卓呆先生校閱以匡糾其不逮。茲當排印完竣，故特述其顛末，以示感謝田先生之意。再此書封面，由學友沈子丞君所畫，亦一并致謝。

十四年雙十節誌于上海。

妹妹

登場人物

野村廣次 (二十八歲，初爲畫家後以戰爭而成盲目。)

靜子 (廣次之妹。)

西島 (三十三歲，某雜誌的編輯主任。)

芳子 (西島之妻。)

高峯 (二十七歲，初與廣次共學畫，廣次出其上。)

綾子 (高峯之妻，初愛廣次，至廣次盲目，乃嫁高峯。)

小婢 女僕 老婆子 舊書店主人

時間 現代(冬)

妹妹

第一幕

廣次的室內

(廣次坐在桌前，摸摸索索在寫什麼東西，靜子登場)

廣次 靜妹！

靜子 唔。

廣次 好像信來了。

靜 啊！我去看一下吧！

武者小路實篤著
周 白 棣 譯

(靜子退場，不久即登場)

廣次 沒有來嗎？

靜 只有叔母的地方，是來了信了！

廣次 呵！爲什麼不會來呢？

靜 真是……無論怎樣總該有信來了。

廣次 因爲看得不好，所以沒興致寫回信，也未可知。

靜 不會有那樣的事。或者因爲他是旅行去了。

廣次 若是那樣還好。但我不能作那麼想。

靜 他若是看了，一定有信來的。

廣次 他的地方，各種各樣的人請他看的稿件很多。

他始終置之高閣，並未

披閱，也說不定。若是看了，終有什麼話告訴我們的。你的信，無論怎樣，總該讀一下吧。

靜 今天一定會來了。老等着的時候反等不到信；忘記了的時候倒就會來了。

廣次 那有忘記了的時候呢？

靜 可是我想今天一定會來了。

廣次 靜妹！昨日你亦是這樣說，前日你亦是這樣說。

靜 正是！來一個郵片也好呀！

廣次 自己的價值，放之於他人之手，一想起來真覺難過。倒還是不送去的
好呵！

靜 說到這種事情，那真太無邊際了。我想，今日必定有好的回音來了。

那人讀了那稿子，沒有不佩服的道理的。萬一不佩服，亦沒有不起相當的厚意的。因為那個人總該知道你哥哥的名字。

廣次 那恐怕已忘了吧！已是四五年前的話了。

靜 可是他不是那樣恭維哥哥的畫的嗎？併且當哥哥因戰爭成了瞎子的時候，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——雖不過用簡單的文字——來致書慰藉的嗎？

廣次 那件事亦是隔了三年了。現今他已在恭維別的人了。

靜 可是他一定不至於會忘記哥哥的。

廣次 只要我的眼睛好，我現在定可畫出驚人的畫來，我決計不下於高峯那

班人；然而這些話還是別說罷。我有你在。所以開始我新的事業。

併且這事業也漸漸感覺得有希望了。

靜 呵！說起高峯，我前天倒會見綾子呢！

廣次 在那裏？

靜 在街上。正抱着小孩子。梳着高髻。

廣次 高峯亦在一起嗎？

靜 不！

廣次 和她說話沒有？

靜 說了。他問起哥哥的事……

廣次 爲什麼你不說下去了？

靜 忘記了呵！

廣次 或許你怕講起高峯的事嗎？
（隔一回）綾子的容貌還是這個樣子嗎？

（把鉛筆畫的簡單的女子的面容給她看）

靜 很像哩。什麼時候畫的？

廣次 剛才畫的。你的面貌亦畫了。

靜 很像哩。

廣次 你這時候，還只有十五歲。大約現在十分不同了。

靜 亦並沒什麼不同。

廣次 這是我的自畫像。還是沒有失明的時候。

靜 如何畫的？

廣次

因爲腦筋中還明明白白存着這些印象，很親切的映在我眼簾。色彩亦能知道。光線的狀態亦能知道。但是不能比此畫得更好。卽在這畫內，眼與口放在那裏，我亦全然不知道。

靜

畫得很正確。

廣次

但是畫不成器沒有辦法呵！而今聽天由命了！已經過三年了呢！使你常常的哭，——雖然我亦哭過幾次。現在已不是那樣的會發脾氣。無論怎樣發過去，除出疲勞之外，再沒有別的收穫。併且現在寄居在叔父的家裏，所以亦不好這樣的發脾氣了。但是這樣倒反而好。我對於盲目的事真已安命了。所以新的事業，差不多做出來了。只要從西島那裏，那個創作得到恭維，我就喜歡極了。我自己或許有寫

的不充分的地方，好在還是初步呵！只要能知道將來有成功之望

那就好了。我是一個不具的人，忍耐是最要緊的事。

真是我正爲你祈禱：有好音來才好呵！

靜
廣次

蠢貨！但是難怪你要想祈禱。我自己總是不解我爲何那樣的沒志

氣？即使這次被人說不行，我亦不失望。無論怎樣的說，時至今日，除

出一心做這件事情之外，再沒有別的办法。但是我盼望人家能給我

一個希望看呵！我的作品什麼時候可以與世相見，我真等不住呵。

大家都做出事業，使世間呈着活氣。迂緩的幹，不成的了。就是叔父

與叔母對我很親切，但無論怎樣我總是他們的寄食之客。至於廢兵

費，那是有限的很。要靠他人的慈善事業來生活真是難堪的！而且

靜

你亦因此不體面，叔父命令你嫁到那裏去，你就不得不去。我的自由，你的自由，都由我的事業成功與否爲斷。我這樣一想，真是不能隨便了。我覺得將來你被別人從我的身邊奪了去，這有什麼法子呢？我不是爲這樣恐懼，我或許不至於如此性急。我自己的畫，被世間稱賞的時候，這樣，得了自由，也未可知，這是最快活的事呵！現在的時代，得不到生活的安定，便是得不着自由的！

我無論這樣，不離開哥哥的旁邊。我想，哥哥的事業，馬上就可以使我幸福。我一點也沒有疑心。雖是早成功一天好一天，但我並不性急。我是安心的等着。（忽然想起些事）這些事且不必說他了。哥哥。我今日聽見一件奇怪的事呢。